

龙赐海著

# 财神客栈

风情劫·仙狐缘·叶枫魂

宿命·悬疑·灵异·冒险

惊心动魄的三界秘闻  
风情劫、仙狐缘、叶枫魂  
无不让人尖叫连连

纸上电影《白蛇传说》的阅读感受

一段充满古风魔幻色彩的三界物语  
穿越千年，只为守候，续写宿命传奇

财神客栈

龙  
赐  
海  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财神客栈 / 龙赐海著. -- 北京 : 中国画报出版社,  
2012.6

ISBN 978-7-5146-0466-5

I . ①财… II . ①龙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94438号

# 财神客栈

出版人：田 辉

作 者：龙赐海

责任编辑：史文良

出版发行：中国画报出版社

(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，邮编：100048)

电 话：010-88417359 (总编室兼传真) 010-88417409 (版权部)  
010-68469781 (发行部) 010-88417417 (发行部传真)

网 址：<http://www.zghbcb.com>

电子信箱：[cpph1985@126.com](mailto:cpph1985@126.com)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海外总代理：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：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监 制：傅崇桂

开 本：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：16

版 次：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46-0466-5

定 价：28.00元



# 引子

万籁俱寂，寒霜骤降，这样的天气，所有的商旅过客都已就地投栈或匆匆回家，古榕道上早已不见了人影。暮色苍茫中，却依然有一个小女孩在这荒山野岭游荡。

她大概只有十一二岁，她已饿了一整天，身上的衣服又很单薄，饥寒交迫使她牙齿不停地打颤，身子哆嗦成一团。

她不知道要到哪里去。她只想找一点儿食物，填饱自己的肚子。走着走着，女孩突然闻到空气中散发着浓郁的酒肉香味，她眯着眼睛往前望去，只见前面的大榕树旁有一间大屋灯火通明。她颤抖着奔跑过去，用尽了身上仅有的一点力气拉响门环。门开了，女孩的心怦怦乱跳，一下子吓呆了。她看见了一只硕大的兔子，穿着人类的服饰，站在自己跟前，正龇着牙对着自己大笑：

“你好，欢迎来到财神客栈！”

## 【引子】

第一章.....富貴虫

第二章.....乾坤袋

第三章.....：風情劫

第四章.....大佛寺

第五章.....阴阳壺

第六章.....仙狐緣

第七章.....：江南客

第八章.....幻海夜市

第九章.....神仙瓜

第十章.....鬼痴儿

(附录：叶枫魂)

第十一章.....流光蝶影

第十二章.....醉仙蟹

第一章

富贵虫





## 富贵虫

财神客栈坐落在麒麟山的古榕道上，方圆数十里只此一间客栈，过往的商队和路人都喜欢在此歇脚，点上两个小菜，喝茶饮酒，谈天说地。天晚了，便在财神客栈住上一晚，次日再赶路。

财神客栈的主人是一对奇怪的夫妇。男的长得俊雅清秀，说话低声下气，喜着白色儒服，干净爽朗。他收钱管账，因算数准确，分毫不差，又喜斤斤计较，大家都叫他——铁算盘。

女主人负责在厨房里炒菜做饭。她的长相和铁算盘恰恰相反，生得牛高马大，身材像木桶一样，嗓门大，性情泼辣爽快，因夫姓廖，大家便唤她廖大娘，但更多人私底下叫她母大虫。女人也不以为意，乐呵呵地接受这个外号。

春去秋来，人来人往，谁也不记得财神客栈在古榕道上开了多少年。一直以来，客栈都是夫妇二人在打点。突然有一年冬天，店里多了一个叫聂小仙的小姑娘。她长得乖巧水灵，待人接物格外大方热情，为客栈带来了不少的笑声。四年光阴眨眼而过，小姑娘长得越发妩媚动人，迎来送往间，大方得体又赏心悦目，成了客栈的一道亮丽风景，财神客栈的盛名因此越传越远。于是就招引了山下小镇无数的狂蜂浪蝶和多事媒人，不惜劳苦登山，到客栈提亲。无奈姑娘情窦初开、心思难测，都一一拒绝了。久而久之，大家也就淡了热情，只是来往客商歇脚打尖的，依然络绎不绝。

自古以来深山大泽多生龙蛇，深林幽谷多藏精魅。麒麟山山高水秀，山上七十二峰峰峰皆奇，八十一洞洞洞皆幽，云雾遮掩，气象万千，更引发了来往之人对它的种种猜想，都说它是古代神秘而幽远的岭南剑仙修道的洞天之一。后来这些剑仙们得道飞仙了，便留下了一只麒麟神兽化作这座大山，盘踞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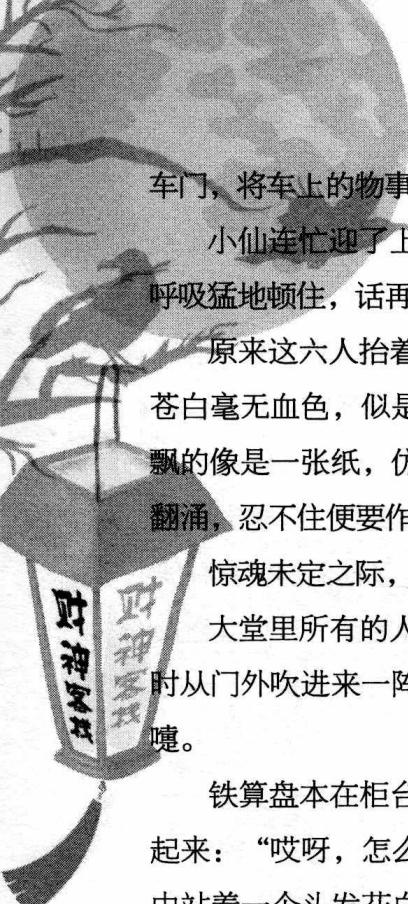
地，世世代代守护着岭南的老百姓。

人们越传越玄，渐渐就有了各种各样神秘说法流传出来，每一个都引人入胜，这让麒麟山愈发显得神奇莫测。有人传说在这群峰峻岭之中，住着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山中精灵，它由地气而生，炼石成精，修炼千年终成人形，常常穿越在幽谷深涧之中。人们根本看不到它的样子，但经常会听到它莫名其妙的嘻嘻哈哈的笑声，那声音就像是由一个七八岁的孩童发出的。也有人说这是一只毛发玲珑雪白的兔精，两耳尖长，身长尺余，它心地善良但又非常喜欢捉弄人，常常在深夜平白无故地出现在一些大户人家中，偷走了他们的粮食和珠宝，悄悄地转送给山下的贫苦人家。但也有人说这里的山神其实是一只喜怒无常的老虎，它的大小如牛，披着刺猬的毛皮，长有一双火红色的翅膀，发出的叫声就像是狗吠一样。有时候山中的过客遇上匪徒拦路打劫，它就会从天而降，将过客的物品抢了过来送给匪徒，更吹起一阵大风，将过客卷起吹走——人们对于它这种抑善扬恶的行为感到很不理解。当然流传得最广的是，麒麟山中藏有世所稀罕的宝物，其中更有远古之时财神赵公明掌管天下财富所留下来的奇珍异宝——这在前人留下来的笔记中也有叙述，而且写得有板有眼非常详尽，因此也引发了无数渴求一朝富贵的人们纷纷上山寻宝。

这一日是腊月初八，已是亥时，财神客栈的大堂里仍然一片灯火通明。外面的天空黑沉沉一片，下起了倾盆大雨。这一场大雨突如其来，毫无征兆地说下就下，夹着一阵阵的雷霆狂风，劈里啪啦下了已有一个多时辰。大堂里有十几个客人被困在客栈，没法下山。眼看大雨越下越大，便一一向掌柜铁算盘要了间房间，打算在此住宿一夜，待明天停雨了，再另行赶路。

“这样的天气，大概再也没有人上山了吧？”小仙边说边擦桌椅。话音落罢，猛听得门外传来阵阵马蹄声响。小仙走到门口，探头望去，顷刻间便有三辆马车奔驰而至，停在客栈门前的大榕树下。马车旁左右各护伴着两匹健马，马上坐着的是清一色彪形大汉，久经沧桑的面容和凌厉的眼神，一看就知是行走江湖的人物。

一面大旗插在最前面的马车上，上面依稀可见“镇远镖局”四个火红大字，笔力苍劲，雄浑有力，在雨中飞舞飘扬。马车上的六名大汉跳下车，拉开



车门，将车上的物事抬到客栈。

小仙连忙迎了上去，笑意盈盈地说道：“欢迎各位来到……”还没说完，呼吸猛地顿住，话再也说不下去了。

原来这六人抬着的是三副担架，担架上各有一具直挺挺的干尸。三具尸身苍白毫无血色，似是整个人的血被抽干了一样，只剩下干扁扁的皮包骨，轻飘飘的像是一张纸，仿佛大风一吹就能将它们吹走。小仙只看了一眼，胸口一阵翻涌，忍不住便要作呕。

惊魂未定之际，后面又走上来两人，他们抬着的是一具褐红色的棺材。

大堂里所有的人全都看傻了眼，愕然相视，一时间店里全都静了下来。这时从门外吹进来一阵冷风，空气仿佛瞬间被冻僵了，小仙不寒而栗打了一个喷嚏。

铁算盘本在柜台翻弄账簿，似乎感觉到了什么，抬起头看了一眼，惊叫起来：“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净是这些不干净的东西！”目光转处，看到了镖队中站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，眼睛不禁睁得老大，“什么风把马总镖头你吹到这里来了？”

“咳，此事……这，这……”那个身形魁梧的老人浓眉重锁，看了铁算盘一眼，犹豫了一下，却似不想细说个中因由，干涩地叹息一声，“我们一路赶来，辛苦了好些日子，麻烦廖掌柜赶紧给我们安排房间入住，好酒好菜快快地上，吃饱了我们好休息……”

铁算盘见他欲言又止，似是心有苦衷，便也不再追问，唤来小仙到客栈后院的清心小筑收拾房间，安排众人入住。小仙应声而去。

镖队中人分为两批，一批跟着铁算盘到厨房领了一些马料喂马，另一批则将干尸和棺材抬进那个马姓老人的房间。

这个镖队看起来是寻常不过的行镖商队，但在云贵、两湖、两广等地却是大大的有名。那马老镖头真名唤作马镇远，是云南省最大镖局“镇远镖局”的总镖头。数十年前凭着一股热血在江湖上走南闯北，成立南方首屈一指的大镖局，创下赫赫威名。

老人家一生行镖，在刀口上舔血久了，渐生退隐之意。于是在三年前宣布金盆洗手，将镖局的担子交到儿子马长空手中，自此不再过问镖局之事。

就在半个月前，一个相熟的大主顾上门托镖，说是要护送先人骸骨回乡，但事关重大，这一趟镖必须由马镇远亲自出山护镖。大主顾给出的红钱可说是极具诱惑力的，叫人绝对无法拒绝——当然马镇远也明白，这所谓的“先人骸骨”恐怕不是一般的货物。他犹豫再三，终于还是抵不过金钱的诱惑，接下了这趟大买卖。

顾主非常爽快，当场付了一半的订金，并对他说明，只要将棺材护送到麒麟山上的财神客栈就可以了，到时候自然会有人前来接货。

马镇远心中虽然满是疑惑，但他没有再多问什么，次日便安排镖队出道。镇远镖局威名赫赫，沿路的盗贼看到他们亮出的旗号，倒不敢打他们的主意。然而这趟镖可说是走得极其妖邪而怪异，十八人护的镖，一路走来，短短十多天，竟然接连离奇死了三个人了。三人的死法一模一样，全身上下没有任何伤痕，血液被抽得干干净净，活似干尸一样。每次案发过后，马镇远察看周围，发现镖队附近也没有可疑人物出现。这三人就像是被突如其来的恶鬼，硬生生吸干了身上的血液而死掉的。

俗话说：行船走马的，只有三分命。半条命早就踩进了鬼门关。但镖队中人似这般死得不明不白，在马镇远的走镖生涯中还是头一次，此刻他坐在清心小筑的房间里，看着地上的三具干尸和那具红漆漆的棺材，心中思绪翻涌，不知道是喜是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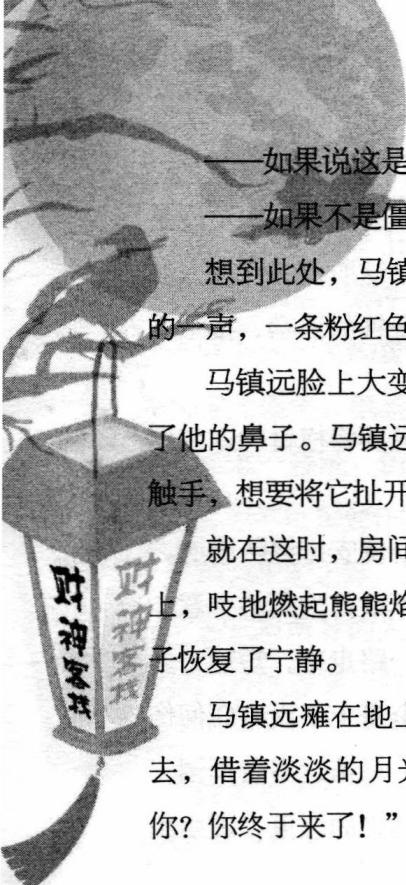
这一趟镖走得步步惊心，但终于还是来到了财神客栈这个交货地点，顾主会准时来到这里接货吗？棺材里装着的真的是顾主先人的骸骨吗？镖队中人的离奇死去和棺材里的东西有关吗？

正自胡思乱想中，突然咯吱一声，马镇远好像听到了棺材里面传出一声低微的声响。他吓了一跳，睁大双眼定定地盯着棺材，侧耳倾听，大气也不敢透一口——

“咯吱——”

这一次马镇远听得清清楚楚，隔着厚厚的棺材板，又传出了一声低响。那声音仿佛里面有什么尖利的东西在木板上钻刨，想要破棺而出！

马镇远走镖一辈子，从未遇上如此恐怖之事，纵使他见惯大风大浪，也不禁吓出一身冷汗，这棺材里面的东西是活的！它是活物！



——如果说这是顾主的先人骸骨，那么它就是活生生的僵尸！

——如果不是僵尸，那么它一定是择人而噬的怪物！

想到此处，马镇远霍地站起身来，想要夺门而出。就在这个时候，“忽”的一声，一条粉红色的软绵绵的触手，猛地从棺材里自下而上穿了上来！

马镇远脸上大变，还来不及惊呼，那触手已经啪的粘住了他的嘴巴、封住了他的鼻子。马镇远周身一震，如被雷电所劈，呼吸顿时停止。他双手抓住那触手，想要将它扯开，却滑溜溜的极不就手。

就在这时，房间嘭的一声打开来，一张黄色的道符飞了进来，打在那触手上，吱地燃起熊熊焰火。那触手吃痛，呼地缩了回去。棺材震了几下，又一下子恢复了宁静。

马镇远瘫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呼着气，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，转头望去，借着淡淡的月光，终于看清楚来人的真面目，不禁低声叫了起来：“是你？你终于来了！”

是夜，风消雨歇，星月黯淡，静得没有什么声音。已是子夜时分，财神客栈大部分的房客都已熄灯入眠。小仙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，转来转去总睡不踏实。她爬起床，站在窗前，遥望东厢的清心小筑依然点着灯，依稀可见中间的那个房间有三条人影在里面晃荡。

“那是马总镖头的房间，”小仙诧异地想，“这么晚了，还有谁在他的房间呢？”想起房间里的三具干尸和红漆漆的棺材，她好奇心起，披上衣服，推开房门，轻轻地朝着清心小筑走去。

走到一半，突见里面的灯火一灭，依稀可见人影移动，她吓了一跳，连忙走到院子里的凉亭处，躲在一根柱子后面，偷偷地观望过去。过了良久，房间里却不见任何动静。她心中疑惑愈深，佯装在后院散步的模样，轻步悄悄靠近房间。

门半掩着，里面透出淡淡的光，小仙凑上前去，往里面望去——

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桃木圆桌，桌上放着一个精致的四方盒子，盒子里装着一颗拳头般大小的珠子，正悠悠发出浅淡的光芒。一支香歪斜着插在一个小香炉上，袅袅冒出一缕极细的紫烟，散发出妖媚的香气。桃木桌左侧的地上，摆着先前所见的三具干尸和那具红色棺材。

除此之外，目光所及之处，竟没有一个人。

小仙连连喘了几口气，心下大惊，房间门是关着的，而且并没有可以藏得了三个人的地方，这么多人怎么一下子就消失了呢？她再也顾不上别的，推开门走进房间要看个究竟，就在这时，她看到了桌子上的那颗珠子，闪过一道灿烂夺目的绿光。

她双目不自禁地朝着那珠子瞧去，一时目夺神移，猛地吸了一口冷气，那珠子里面竟有着几个半截指头大小的小人儿在缓缓移动，定睛看去，其中一个赫然就是马镇远！另外的两个人也是认得的，一个是满脸富态的矮胖汉子，名字叫钱万凉，是经营布匹的生意的，在邻近的几个县镇有十余间分店，生意兴隆，货如轮转，财富可谓雄霸一方，人们都称他钱万两；还有一个是山下小镇的道观观主长眉道人，此人精通巫术，能驱鬼神，颇有能耐，在麒麟山一带十分有名。但他虽然出家，却是个势利小人，为人非常贪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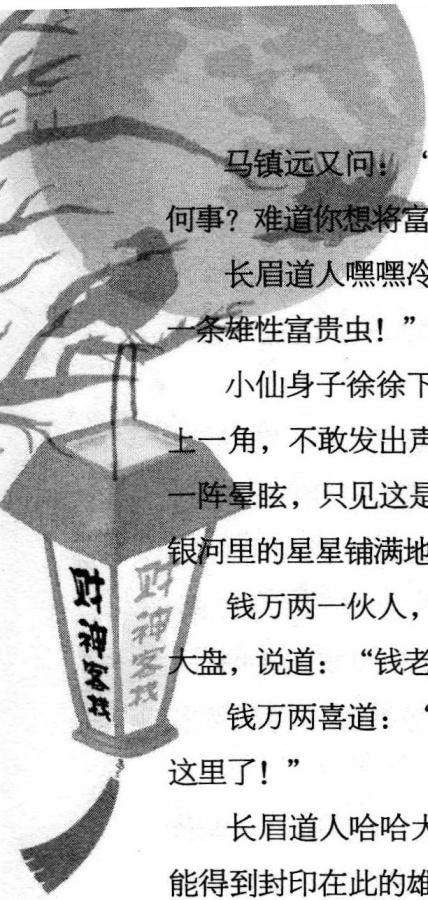
“人怎么会在珠子里面呢？”小仙屏住呼吸，侧耳倾听，竟还听得到里面传来低低的说话声，“莫非是这颗珠子将他们吸了进去？”她鬼使神差般伸出手去触摸那颗珠子，眼前顿时流光飞逝，嗤嗤乱舞中，一道柔光射了出来，蓦地将她紧紧缠住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就有一股强大的吸力猛地将她吸入到一个巨大的光影旋涡中去。

炫光流转，小仙身子飘飘然飞舞，也不知道自己要飘向何处，迷茫混沌中仿佛听到轰隆隆的水声，远处隐隐传来马镇远的声音：“钱老板，棺材里面装着的就是这条叫做富贵虫的小虫子？就是它杀死了我镖局的人？”

“富贵虫乃天下异兽，喜食人类鲜血，过去的十多天里，想必是它饥饿之时，恰巧你的镖师站在棺材旁边，这才被它以触手封住鼻唇，将他们身上的鲜血吸得干干净净。”声音沙哑低沉，正是长眉道人。

又一个声音说道：“道长，为什么我们要来到客栈，施展这‘移影换景’的道术，在我家大宅里不是更安全吗？”这个是钱万两。

长眉道人说道：“钱老爷，这财神客栈是一个异常诡异的地方，四面八方都布满了强大的结界，若在家里施法，那是绝不能穿越层层结界来到这里。而且我的法术也只能在此维持一炷香的时间，时间一到，我们就不能在此逗留，不然恐怕会有魂飞魄散的危险啊！”



马镇远又问：“道长你以咒符镇住富贵虫，带我来到这个地方，究竟所为何事？难道你想将富贵虫封印在这里？”

长眉道人嘿嘿冷笑：“不，我们来到这里，是想借这条雌性富贵虫唤醒另一条雄性富贵虫！”

小仙身子徐徐下沉，水汽扑面，似是往一个大湖掉了进去。她轻轻落在地上一角，不敢发出声响，伏在一个巨大的阴影后面，偷偷抬头望去，双目顿时一阵晕眩，只见这是一个极大的石洞，目之所及皆是耀眼的金银珠宝，就像是银河里的星星铺满地上，映照得整个洞室金碧辉煌。

钱万两一伙人，此时正站在十丈远处，长眉道人指着地上的一个圆形黑白大盘，说道：“钱老爷，这就是封印富贵虫的神器——阴阳太极盘。”

钱万两喜道：“闻听财神客栈拥有天下至宝富贵双虫，看来果然就是藏在这里了！”

长眉道人哈哈大笑：“钱老爷在云南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雌虫，今日若能得到封印在此的雄虫，富贵双虫在手，他日定能财倾天下、富可敌国啊！”

小仙听了他们的对话，又惊又奇：“这里竟是客栈的地方？怎么我从来不曾来过呢？”心中突然涌起一阵不祥的预感，“听他们的说话，似乎钱万两已经有了一条富贵虫，他让马老镖头将虫子护送到客栈，是想把另一条富贵虫解封带走……那富贵虫是什么东西？怎么我从来没有听干爹说过？”

这时一道寒光闪过，长眉道人从怀中掏出一把短剑，迅捷地在马镇远的颈脖上一割，鲜血霎时喷射出来。马镇远双手捂着脖子，双腿软倒跪在地上，抬头诧异地望着长眉道人和钱万两，啊啊地说不出话来。鲜血一滴一滴地从他身上流下来，在太极圆盘上面慢慢淌开，化作红晕一团。

“现在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带你来这里了吧？”长眉道人从怀中掏出一条手指头大小的水晶虫子，撕开了粘在它身上的咒符，将它弹到马镇远的脸上，“你不要怪我，因为雌富贵虫要吸饱血才能唤醒雄虫！”

虫子粘在马镇远的脸上，张开小口，簌簌地从他的肌肉里吸取鲜血。马镇远的脸立刻犹如被锤子敲碎了一般，出现了一条条细长的裂纹。鲜血闪放出耀眼红光，渐渐凝成一团，往虫子的口里渗了进去。雌虫的身子通红通红的一下子涨大起来，转瞬间已经犹如狼狗般大小。又听得“噗噗噗”的声音响过，它

圆鼓鼓的身子长出了十多条滑溜溜的触手，紧紧地缠在马镇远的四肢上，继续吸取他的鲜血。马镇远挣扎了几下，便一动不动了。

这时候长眉道人喝一声：“时机来了！”双手十指张开，拈个法咒，呼呼生风，往那太极圆盘按了下去。砰的一声巨响，整个太极圆盘晃动起来，一道紫光破空而出，在半空中回旋激荡！

长眉道人大声喝道：“以血为引，破我封印。富贵神虫，重现世间！”

雌虫浑圆如球徐徐鼓动，触手有节奏地收缩盘蟠，猛地咧嘴尖叫一声。

“咔、咔、咔”一连串的刺耳之声响起，太极圆盘轰隆隆地龟裂起来，震动不已，地底下似乎有什么东西要破禁而出一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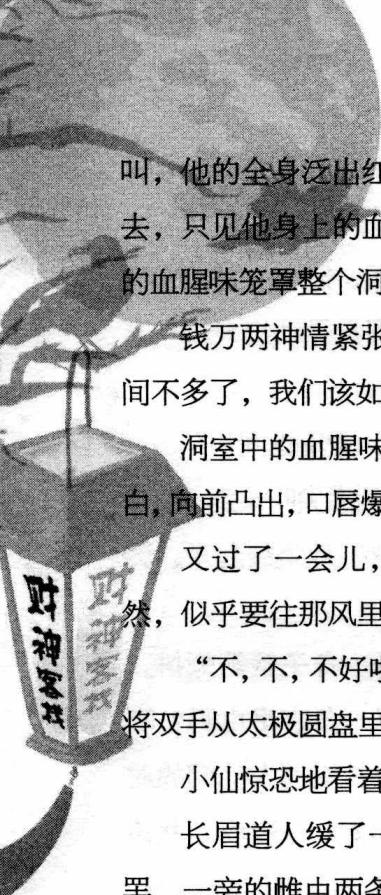
小仙睁大眼睛凝神看去，双目闪过惊骇、畏惧的神色，身子簌簌颤抖，“这，这怪兽就是富贵虫？它是要唤醒地下被封印住的另一条富贵虫吗？哎呀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单人匹马，贸然冲出去，绝不会是长眉道人他们的对手……但总不能任由他们将我们客栈的富贵虫解了封白白带走……哎呀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该如何阻止他们呢？唉，要是干爹在此就好了！”

正蹙眉思虑中，突然一阵阴风吹来，前面的阴影似乎动了一下，一条黏糊的冰冷液体滴落在小仙的颈脖上。小仙遍体生寒，吃了一惊，抬头望去，心中咯噔一响，周身寒毛齐齐竖起，一颗心几乎要从嗓子里蹦了出来——这阴影竟是一个貌似金蟾的大怪物，长着一个庞大的嘴巴，身上披着厚厚的龙鳞，形状有如瑞兽麒麟，威武十足，但奇怪的是它竟然是没有屁股的。

此时大怪物张开巨口，睁大了一双碧绿巨目盯住小仙，一条长长的口涎缓缓从嘴角垂直滴落。小仙瘫坐在地，又是惊惧又是恶心，却不敢发出声来。然而那怪物看了她一会儿，眼皮翻动，打量了她一下，无声无息地合上了嘴巴，再不理她。

这时，长眉道人啊的一声尖叫，整个人仿佛被一股强大的吸力吸引，不由自主地跪在地上，双手牢牢地粘在太极圆盘上，整个身子不断地抽搐。太极圆盘下面，此时渗出了血红的液体，不断地往外冒。钱万两吓了一跳，叫道：“道长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富，富……贵虫这畜生……吸，吸住了我的双手！”长眉道长嘶声惨



叫，他的全身泛出红光，手臂上的经脉隐约可见。小仙又惊又骇，睁大眼睛望去，只见他身上的血液急速翻涌而出，直往一双手掌的方向奔去。瞬间，浓浓的血腥味笼罩整个洞室。

钱万两神情紧张地望着他，皱起眉头，说道：“怎的这畜生如此难缠？时间不多了，我们该如何是好？”

洞室中的血腥味越来越浓重，长眉道人的脸色不时变化，忽红忽绿，两眼翻白，向前凸出，口唇爆裂，流出丝丝鲜血，活脱脱就像是从地狱爬出来的饿鬼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洞室中吹起了一股旋涡般的大风，小仙只觉得身子飘飘然，似乎要往那风里面钻了进去。

“不，不，不好啦，房间的香就要燃尽了……”长眉道人颤声说话，猛地使劲将双手从太极圆盘里抽了出来，一双手掌皮肉脱离，鲜血淋漓，有若鬼爪。

小仙惊恐地看着这一切，倒吸了一口凉气，恐惧得几乎要大叫出声。

长眉道人缓了一缓，提气说道：“我们快走，不然来不及了！”话音落罢，一旁的雌虫两条触手飞扬卷舞，蓦地将他拽住，呼地塞进了大嘴之中。长眉道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转眼间已被虫子活生生吞噬。

钱万两惊惧万分，纵声叫喊着转身就往旋涡里逃去。说时迟那时快，虫子的一条触手如波浪般起伏，朝着他缠了过来。

就在这时，听得一声龙吟长啸，小仙前面那个没有屁股的大怪兽飞了起来，犹如闪电般朝着虫子扑了过去。轰的一声，两只异兽缠在一起。不过几个回合，虫子已经被大怪兽踩在脚下，软绵绵的动弹不得。

隆隆声中，气浪横飞，小仙禁不住叫一声好，然而身子开始不受控制地往旋涡里面去。这时候钱万两发现了她，吃惊不已，叫了起来：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两人惊呼狂叫，潮水般朝着漩涡而去——

突然，墙角跳出一只白色的兔子，张口对着两人吹了一口气。小仙只觉全身一阵麻痹，眼前一黑，身子不断缩小，视野逐渐扩大，她看见面前的小白兔变成了庞然大物。她欲惊呼，白兔已用口叼起她和钱万两，嗖的钻进了一堆珠宝里面。小仙头痛欲裂，昏了过去，不省人事。

天亮的时候，小仙是被一阵嘈杂声闹醒的。她揉揉惺忪的眼睛，发觉自己

躺在自己房间的床上。她拍了拍昏昏沉沉的脑袋，想起昨晚的所见所闻，只觉得发生的一切似乎太过诡异：长眉道人通过移形换景的法术，去到客栈的某个神秘的地方解封雄性富贵虫，那个地方有着数之不尽的金银珠宝……那里还有一只有嘴无屁股的大怪兽……最后燃香的时间到了，他们要赶回到客栈的房间了，但是这个时候富贵雌虫将长眉道人吃掉了……幸好那只大怪兽将虫子降伏了……对了，那只突然跳出来，会把人变小的白兔究竟又是什么妖怪？难道就是它送自己回房间的？

——或者这一切仅仅是一个梦？

正疑惑间，忽听得房外一片人声沸扬，有人高呼：“马总镖头死了！”小仙头皮一阵发麻，脑海立即闪过一个念头：昨晚发生的一切不是梦，马总镖头是被富贵虫吸干了血而死的！

她急忙穿好衣服，三步并作两步赶到清心小筑。此时马镇远的房间里面围满了人，小仙好不容易才挤进去。她看到钱万两也在现场，神色甚为怪异。她朝里面瞧去，只见马镇远直挺挺地躺在地下，全身的血液已被抽干，如同他身旁的那三具干尸一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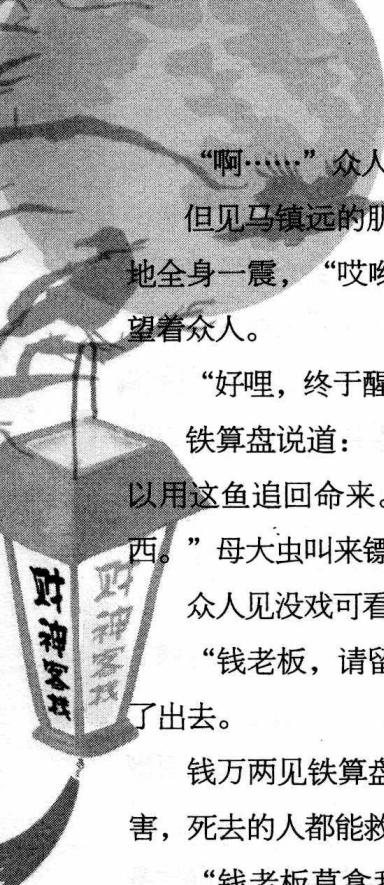
镖队的人全都看傻了眼，不敢上前触碰尸体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让开，让开！”铁算盘和母大虫拨开众人，来到圈子中间。他看了一眼地上的马镇远，毫不在意地说：“不怕不怕，你们镖队的人想是在路途中染上了奇怪的病菌，不懂得及时抢救，才导致这些人离奇血尽而亡。马总镖头此时还没有真正死去，我曾经学过数年法术，可以唤醒他，你们莫要吵闹。”说罢，叫母大虫拿来一碗清水。

大家都十分疑惑，不知道他要做什么，便都屏住呼吸，不敢出声打扰他。

但见铁算盘咬破食指，往水里滴一点鲜血，茶碗水面便荡起几丝涟漪。他手腕转动，边在那水里画圈，边轻轻念道：“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生万物……”随着他的话语，茶碗水面荡漾，渐显出一个太极八卦图，一阴一阳，黑白分明。

随即铁算盘右掌覆在茶碗之上，轻轻一扬，喝一声：“起！”一条水线仿佛被其手掌吸引，从八卦图中飞跃而出，化作一条鲤鱼摆了摆尾巴，嗖的一声，往马镇远的嘴巴钻了进去。



“啊……”众人不约而同地低声惊呼了一下。

但见马镇远的肌肉瞬时涨鼓起来，犹如气球注满了水，身体充盈丰满，猛地全身一震，“哎哟”一声吐出一口淤血，醒了过来，睁大双眼，惘然若失地望着众人。

“好哩，终于醒过来了！”众人纷纷拍掌，啧啧称奇。

铁算盘说道：“这叫‘回魂鱼’，但凡染了瘟疫不过四个时辰的人，都可以用这鱼追回命来。好啦，没事了，大家快快散开，莫要染上了不干净的东西。”母大虫叫来镖队的镖师，扶着马镇远到大堂去吃些早点，暖暖身子。

众人见没戏可看，也怕沾染了瘟疫，于是就纷纷散开。

“钱老板，请留步。”铁算盘突然叫住钱万两。母大虫会意地关上门，退了出去。

钱万两见铁算盘神色好像有点儿不对，无话找话：“廖掌柜的法术果然厉害，死去的人都能救回来。”

“钱老板莫拿我开玩笑，”铁算盘不冷不热地说道，“你不可能看不出来的？人死不能复生，刚才我只不过是卖个障眼法而已。昨夜富贵虫兽性大发，已吸干了他全身的鲜血，只不过我不想他死在我们客栈引起恐慌，才用‘回魂鱼’为其保住一口灵气。离开了客栈，那口气烟消云散，他就会死去了。”

钱万两一怔：“请恕在下愚笨，我不太明白掌柜在说什么。”

铁算盘冷冷地望了他一眼，双眼精光怒射，猛然喝道：“妖孽黑蛇精，你竟敢冒充钱万两到我财神客栈盗取富贵虫！你也不看看我是谁？”

“钱万两”被人叫破了真身，吃惊不已，大脑一片空白：“你，你是……谁？”

只见铁算盘右手往脸上一抹，那分明还是穿着白色儒服的人颈上，赫然变出了一个龇牙咧嘴的白色兔子头。

“啊？”“钱万两”脸色大变，双腿颤抖，差点叫出声来：“兔儿神，是你？”蓦地想起了昨晚的那只白兔，两腿一软，跪在地上，“昨晚……原来就是你……我，我早就该想到了……”

兔子龇牙笑了笑，淡淡地道：“既然知道是我，那你可肯将事情的始末向我道来？”

“自然自然！”黑蛇精早已吓得三魂不见了七魄，哪敢隐瞒，当下将事情